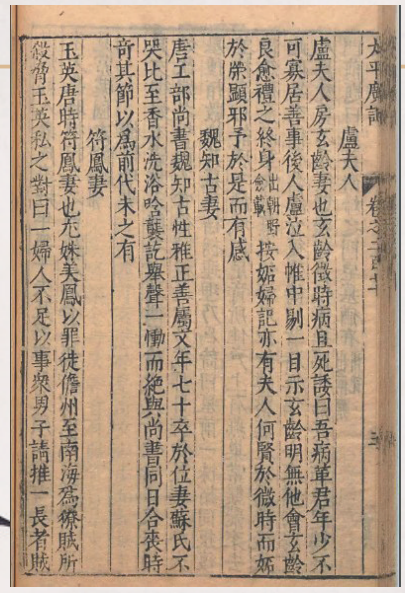
2026.11.16 星期一
主编｜侯赛 版式｜张昕 检校｜招志云 陈旭辉
海南日报

古籍新读

《太平广记》中的琼州旧事

■ 杨江波

北宋太平兴国初年，户部侍郎李昉等人奉敕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，此书就是《太平广记》。全书五百卷，引书四百余种，搜罗了上起先秦两汉、下迄北宋初年的野史传记与小说笔记。在这部书中，海南岛有时是官员贬谪的终点，有时是海上豪强的巢穴，有时是奇物珍品的故乡……总之，它带有几分荒凉又神秘的色彩。



《太平广记》内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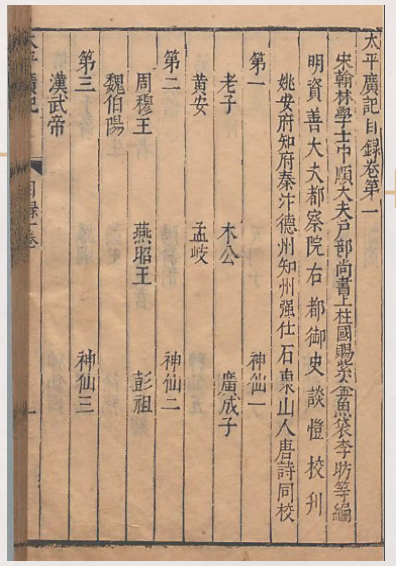
对热带海岛的奇异想象

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不少海南物产，这些物产往往带有奇异色彩，比如书中提到：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海南人能看到海中远山罗列如翠屏，忽东忽西，这些看起来非常奇特的东西，原来是巨大的蜈蚣。同时，一些巨大的海虾须长达四五十尺，这在当地人看来也不足为怪。巨大的蜈蚣、海虾，这些似真似幻的事物，让中原人士感到奇特无比。

《太平广记》还介绍了海南的瓠瓜、芥菜、菜籽。此书记载，瓠瓜一个就能重达一石多（约一百多斤），此说法甚为夸张。海南的芥菜高的能长到五六尺，菜籽也有鸡蛋那么大。这则简短的记载，以夸张的笔法描绘了海南岛土地肥沃、作物硕大的景象，充满了对热带海岛的奇异想象。

书中还介绍了海南的香料。汉代雍仲子进献南海的香料，因此被任命为涪阳尉，当时的人称他为“香尉”。海南有一个叫“香州”的岛屿，岛上出产各种奇异的香料，大多无人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其中有一种千年松，香气在十里之外都能闻到，它也被称为“三名香”。在古代，海南的香料已名声在外，书中也有相应描述。

《太平广记》还记载了海南先民的“饮木”习惯。朱崖郡下属的木饮州，那里没有泉水，但老百姓不挖井，日常饮水全靠砍伐大树，承接大树流出的树汁来用。书中的“木饮州”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，而是“洲”，即岛屿，上述的“香州”也是如此。木饮州具体是海南的哪一个岛屿，如今难以考究，不过因岛民“饮木”而得“木饮州”之名。这则记载描述了海南古代一种奇特的生存习惯，虽然真实性有待商榷，但让人对海南的珍稀树木充满好奇。



《太平广记》明代刻本目录卷。

刺史韦公干贪婪又残酷

《太平广记》中有一条韦公干残暴治理琼州的记载，内容非常详实。

唐代末期，琼州刺史可统兵五百人，同时兼任琼州、儋州、崖州、振州、万安州五州的招讨使，韦公干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当时，儋州、崖州、振州、万安州都隶属于琼州，这四州的赋税全部归琼州支配，但琼州军粮经常不足，仍需从海南岛北部诸郡补给。

至于琼州刺史韦公干本人，《太平广记》大致这样描述：郡守韦公干贪婪残酷，抢掠良家子女做奴婢，像赶猪狗一样驱使他们。他有女奴四百人，其中大半被迫日夜从事劳作，有的织花绢、纹纱，有的加工兽角做器物，有的熔铸锻造金银器，有的加工珍贵木材做各种器具。他家中如同作坊，日日督查、月月考核，强迫她们完成任务。韦公干此前任爱州（今越南清化一带）刺史时，境内有马援所立的铜柱，他打算推倒熔化，卖给外国商人。当地人不知道那是伏波将军马援铸造的，只当是神物，哭着说：“刺史如果真毁掉它，我们这些人就要被海神杀死了。”韦公干不听。老百姓跑去向他的上司、时任安南（今越南北部）都护韩约申诉，韩约写信斥责他，他才停下来。后来，他任琼州刺史，当地盛产乌文、呿陁（疑为“呿陀”）等珍奇木材。韦公干驱使众多木工寻找砍伐，有人因达不到他的要求，被逼令用斧头自尽。韦公干任满被别人接替后，命人用两条大船装载宝物北上，一条装满乌文木器具与银子，另一条装满呿陁木器具与金子，还派精壮士兵护送。离广州还有几百里时，因木料坚硬细密、金银沉重，船不堪重负，两条船都翻了，损失的金银难以计数。

最后，《太平广记》评述，韦公干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，也会无端失去。他以剥削、残害百姓来获取财物，榨干当地百姓的血汗来养肥自己，最终只是败坏自己的名声，一点好处也没得到，而灾祸已在暗中潜伏，迟早会降到他身上。这样的故事，至今仍有警示意义。

海岛的奇闻轶事

跟物产一样，《太平广记》记载的海南人物，也颇有奇异色彩。

书中有一则关于振州（今海南三亚地区）的记载，主人公叫陈武振。故事说，唐代振州人陈武振家积累了价值上万金的家产，尽是犀角、象牙、玳瑁这类宝物，存放在数以百计的仓库中。陈武振为何有如此多的财物呢？原来，只要有西域商人的船只遇险漂流到振州，陈武振就趁机将他们的财物占为己有。书中还记载，海边的人都擅长咒术，民间俗称这种法术为“得牟法”。当时，商船在海上航行，有些商船不幸被大风刮得偏离航向、漂流迷路，进入振州境内，振州百姓就登上山崖，披散头发，施行咒术，使海上风起浪涌，船无法驶离，最终漂到他们施咒的地方停下。陈武振就是靠这种非法手段变得十分富有。振州招讨使韦公干以兄长之礼侍奉他，而他也把犀角、象牙等宝物送给韦公干。这则记载颇有传奇小说色彩，有些内容甚至不切实际。

《太平广记》还记载了“玉英”这样一个人物。她是唐代官员符凤的妻子，容貌极美。符凤因罪被流放到海南儋州，在随一行人乘船行至南海时，被贼人杀害。不久，贼人胁迫玉英顺从他们，玉英回答说：“我一个妇人，不能侍奉这么多男子，请你们推选一位年长的人。”贼人同意了她的要求，她便请求更衣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穿上盛装站在船上，骂道：“与其遭受贼人侮辱，不如去死！”于是跳海自尽。

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奇闻轶事：唐代韦执谊在担任职方员外郎时，主管部门呈送各州图籍。他每次翻到岭南各州的地图，都立刻让人拿开，从不察看。等到他当上宰相后，看到北墙边放着一卷地理图册，过了几天，他出于好奇试着上前翻看，没想到那图册竟是崖州（今海南海口地区）的地图。他觉得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没多久，他就被贬为太子宾客，再贬为崖州司马。过了两年，他死于崖州。

《太平广记》中有关海南的描述，摘自《投荒杂录》《感定录》《岭南异物志》等多部古书。这些描述拼在一起，呈现出的，是唐宋时期中原人士眼中模糊的海南：遥远、荒凉、神秘，却又让人有所期待。时过境迁，重读这些琼州旧事，饶有趣味，其间混杂着传闻想象与零星真实信息，是关于古人对海南认知的珍贵文本。



《太平广记》明代刻本。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杨江波提供



古代海南图景。
AI绘图/张昕